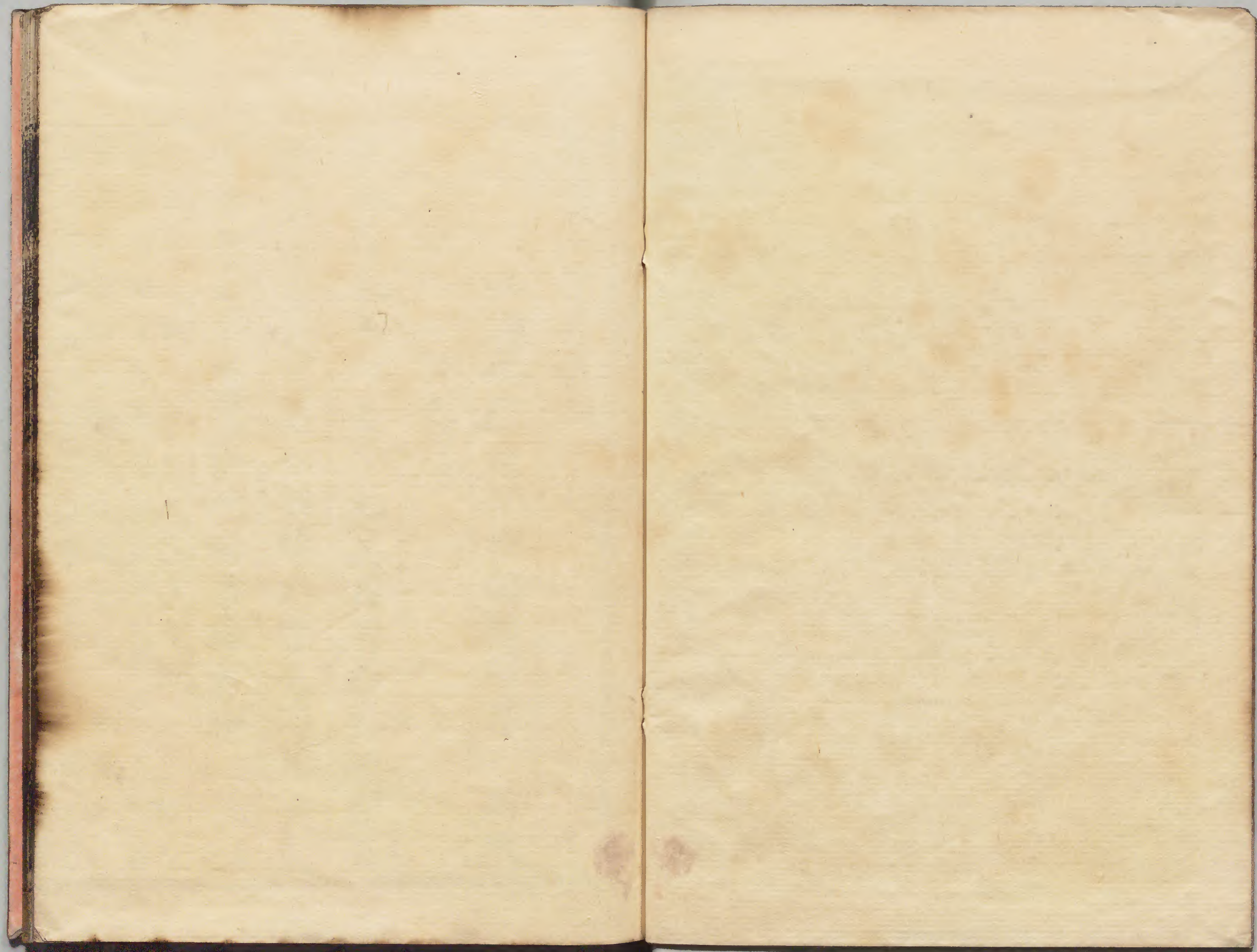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735
冊數	47(24)
函號	297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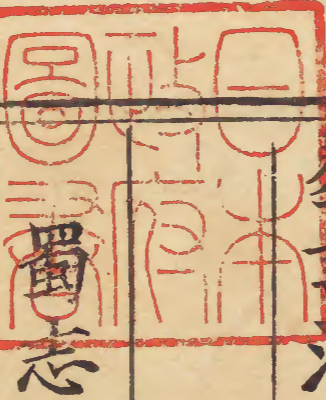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淺草文庫



吳志上

劉璋字季玉江夏人也為益州刺史聞曹公

征荊州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時已定荆

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勸璋自絕僕晉春秋曰張

松見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松故乃

勸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

九國曹操慙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

數十年之內而奔之於俯仰頃豈不惜乎是

以君子勞謙日仄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
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
厭其重德洽群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
夫然故能有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
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
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先主姓劉諱

備字玄德涿郡人也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
形於色為豫州牧叛曹公劉表郊迎以上賓
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曹公南征表會表
卒子琮請降先主遂將其眾去與曹公戰於
赤壁大破之益州牧劉璋降先主領益州牧

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
為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
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
之婚親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
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魏文帝
稱尊號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即
皇帝位於成都章武三年病篤託孤於丞相
亮於永安宮
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疾殆不自濟人年五十不

稱大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優恨不復自傷也
更以卿兄弟為念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
以善小而為之唯賢唯德能於服人故父薄
德勿効之吾終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也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
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
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
也 諸葛亮字孔明琅耶人也每自比於管
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
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

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
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遂詣亮
凡三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
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
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成都平以亮為軍帥
將軍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先
主即帝位策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先主病篤
召亮獨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

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
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
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
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十二年亮悉大
衆由斜谷出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
對於渭南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滑濱居民之
閒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亮病
卒於軍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

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
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若死之
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

如其所言

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侍中晉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建對曰問善

以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補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劉文見在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所謂雖得題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乃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理文焉評曰諸葛亮

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

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備必賞犯法
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
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
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
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
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
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關羽字雲長河東人也先主合徒眾羽與張
飛爲之御侮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
弟而稠人廣坐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
險先主使羽守下邳曹公東征擒羽以歸拜
爲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
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
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
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
曹公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爲人而

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誠以情問之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効以報曹公而後乃歸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也重加賞賜羽盡封所賜而奔先主左右欲進之曹公曰被各爲其主勿追之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先主攻劉璋飛分定

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嚴顏生獲顏飛可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荅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日立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得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君子而

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羗又
曰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
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
江州臨發其悵下將張達危疆殺飛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郡命爲功曹性好人
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恠問
之統荅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
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即

聲名不足莫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
拔十失五而得其半而可以崇萬世教使有
志者自厲不亦可乎守東陽令在縣不治免
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
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
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談大器之
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諸葛亮爲流矢所中
卒先主痛惜言則流涕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爲昭德將軍時天旱
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
令與作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
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
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
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董和字幼宰南郡人也先主定蜀與諸葛亮
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死之
日家無擔石之貯亮後爲丞相教與下曰天
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
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弃弊躄而獲珠
玉也然人心苦不能盡唯徐元直處茲不惑
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未
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懇懃有
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人曰昔初交州平屢
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

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
鄙闇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
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也為亮主簿有忠
盡之効故見哀述

允字休昭和子也遷為侍中甚盡廷救之理
後主嚴憚之後主漸長大愛官人黃皓皓便
辟侮諂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廷主下則

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
不過黃門丞陳祖代允為侍中皓互相表裏
皓始預政事祖死後皓從黃門令為中常侍
奉車都尉採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
思允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丞相亮以為府
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
以無功取刑不可以勢貴免此賢愚之所以

命忘其身者也

黃權字公衡也西閣中人也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客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矣璋不聽出權爲廣漢長先主遂襲取益州諸縣望風影附權閉城門堅守須臾劉璋誓服

乃誚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

臣松之以爲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

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

二主得失縣邈遠矣魏文帝謂權曰君捨

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
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
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
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
蜀降人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
蔣琬字公琰零陵人也隨先主入蜀除廣都
長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衆事不理時又
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

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為政以安民為本
不以脩飾為先願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
但免官而已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
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臣若不幸後事宜
以付琬亮卒琬為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
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竦琬出類拔萃處羣
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
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加大司馬東曹掾楊戲

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荅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自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

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楊戲字文然犍爲人也爲射聲校尉著季漢

輔臣讚

其注載諸葛亮與張裔蔣琬書曰掾屬喪楊顥爲朝中多損益襄陽記曰

楊顥字子昭爲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顥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於此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戴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

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絕無一成
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
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
之謂之士大夫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
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王者彼誠
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
書疏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又有義陽傳
彤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
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
子儉爲關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蜀記載
晉武帝詔曰蜀將傅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
致死不顧儉父彤爲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
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儉息
募沒入奚官免爲庶人

吳誌

孫權字仲謀吳郡人榮弟也薨以事授權權
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爲
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
爲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赤烏
元年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
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
壹蔽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
袁禮告謝諸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孫休字

子烈權弟六子也弟亮廢孫緝使迎休改元
永安以丞相濮陽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
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
籍欲與韋曜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
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己不得專因妄飾說
以拒遏之休荅曰孤之涉學所見不少其明
君闇主奸臣賊子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
等入但欲與講論書耳不爲從曜等始更受

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
道臣下姦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布得詔
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荅曰書籍
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
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正務學業其
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
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荅曰聊相
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爲王時布爲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祚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

孫皓字元宗權孫也休薨迎立皓

江表傳曰皓初立發

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會獸擾於苑者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

王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

望鳳皇二年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

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繩之以

法妾想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

身於四望之下天璽元年會稽太守車浚湘

東太守張詠不出筭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

郡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無資

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微有所諫三年晉命

杜預向江陵王濬唐彬浮江東下初皓每宴會郡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持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逆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服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後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

心莫爲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四年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皓奉書於濬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并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也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

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
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權每田獵常乘馬射
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
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
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
有一且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
事不遠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
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植臺中乃當

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
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曰昔紂
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
爲惡也權嘿然有慙色遂罷酒每朝見言論
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不進
見後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曰昔太后桓
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而屬老臣是
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

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函淪長弃溝
岳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所以事
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
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
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
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
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
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

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
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眾中折孤孤嘗
恐失計昭孰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而每竭
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
顧命之言故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
昭對泣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
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

顧譚字子嘿吳郡人也祖父雍卒代平尚書

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
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
卑之禮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
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
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
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
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
勢輕也今臣所陳非有偏誠欲以安太子而
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

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拜驃騎將軍都督西
陵中書呂臺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曰
伏聞諸典校撻挾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
趣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
吏民跼天踏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唯賢是
任放民無寃枉舛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
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於上

為國速怨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
傳所美自今弊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
陛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受罪何恨此
三臣者思慮不至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其
所天乎權亦覺寤遂誅呂臺張紘字子綱廣
陵人也權以為長史病卒臨困留晟曰自古
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
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

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趣易
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
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
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
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
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闇眩於小忠
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叙其所由來情
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而諫而不

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
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
大權省書流涕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拜虎威將軍關羽討
樊權遣蒙到南郡糜芳降蒙入據城盡得羽
及將上家屬蒙皆撫慰過於平時故羽吏士
無鬪心皆委羽降荆州遂定以蒙爲南郡守
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

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減
加權爲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
常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
笑不然則咄喑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
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卒權哀痛
心甚

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遷前將軍初策就使
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

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
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
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
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也孫策命為功曹待以
交友之禮孫權以為騎都數犯顏諫爭權不
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權既為吳王歡
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

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
遑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
爵之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
王以能容賢畜眾故海內望風今一朝弃之
可乎權曰曹孟德殺孔文舉於虞翻何有哉
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今大王躬行
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
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

殺翻性踈直數有酒失權積怒非一遂徙翻
交州

張溫字慧怒吳人也容貌奇偉權延見文辭
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拜議郎選尚書
以輔義中郎將使蜀還權既陰銜溫稱美曷
政又嫌其聲名太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己
用思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
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溫引致之以爲選曹

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雜
濁多非其人欲令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
百寮竅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其居位貪鄙
志節汙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
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
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坐
自殺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踈聞問徃還
即罪權幽之有司斥還本郡駱統表理溫曰

伏惟階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海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旣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策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伏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跡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談効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嘿者非其

談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 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虺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冠羣煒曄世世末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罪則可恕若忍

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
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
友之交交之最輕者國家不嫌與豔爲最重
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
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臣竊念人君
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
兆民之衆從增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
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

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旣懇懃
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
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別
然以殿下之聰睿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
思纖粗斫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
哉溫非親臣也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
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
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

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
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爲曹統志在補
察苟所聞見夕不待且常勸權以尊賢接士
勤求損益饗賜之曰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
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載
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是
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
臣聞君國者以據彊士爲強富制威福爲尊

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
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田民植德俟民茂
義以民行六者旣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
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
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
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
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
加以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

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思尋所由小民無知
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
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
尤用戀本畏遠罔之於死每有徵謹居家重
累者財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
嶮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不
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
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携叛多也夫國之有民

猶水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
弱而不可勝也是以聖王重焉禍由之故與
人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
辨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
副稱陛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也官民政
俗日以雕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
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陛下少以萬機餘
閑留神思省補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

深加意焉遷徧將軍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
上所言皆善朱據字子範吳郡人也拜左將
軍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
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
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
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
責問據據無以自明籍草待罪數月典軍吏
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

况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七

六政癸未



